

去北京画院看了一个展览,名字取得雅,叫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。看

的是花笺,也就是古人写信用的漂亮信纸。展厅里灯光压得暗,隔着玻璃看那些寸余见方的故纸,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安静。这年头,大家习惯了对着屏幕敲字,对这种要磨墨、要铺纸的物事,倒像是在看另一个世界的遗迹了。

笺纸这东西,讲究的是一种“低调的奢华”。比如宋朝人玩的“研花”,听着玄乎,其实就是用雕板在纸上压出花纹。这纸拿在手里,正面看是素的,斜着光看,那些双耳铜瓶、斜插梅花便若隐若现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浪漫,不响,但都在里面。你写信邀人吃酒,纸上研着梅花,信没展开,字没看几个,那股子春意就先到了。宋朝人的花纹是悄悄的,到了明清,开始五光十色,彩色木版水印,恒版、拱花,层层叠叠,印出来的花鸟博古,这手艺玩得更精。胡正言在南京刻了本《十竹斋笺谱》,那是真叫一个穷工极巧,可惜刊行的时间是崇祯十七年,这一年,恰是明朝灭亡之时。不过,生活总要过去,那

忆阿爷项松茂

项秉仁

我的阿爷叫项松茂,是上海五洲大药房的总经理和五洲固本皂药厂的创办人,人称“西药大王”与“肥皂大王”。许多老上海人大概还记得那块白润正方、去污力极强的固本肥皂,那便是阿爷厂里的当家产品。然而历史记住他,更因另一个身份: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难的民族企业家人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不久,时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的阿爷,随即在企业内部成立“五洲抗日义勇军”,自任营长,聘教官,备服装,晨操夜训。1932年1月28日,淞沪战起。阿爷全力支援十九路军,捐款捐物,日夜赶制药品。然而翌日,日军闯入虹口北四川路老靶子路(今四川北路武进路)的五洲药房第二支店,搜出日军制服与抗日宣传品,当场逮捕店内十一人。消息传来,众人无不力劝阿爷暂避,万勿轻涉险地。阿爷神色决然:“我身为公司负责人怎能不入虎穴相救呢?且事关十一位同事的生命,岂可贪生苟安!”他两次前往日寇盘踞之处交涉、营救。第二次去,便再未归来。很久以后,我们才知晓他最后的时刻。面对敌人威逼,他昂首答道:“杀便杀,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!”1932年1月31日,年仅五十二岁的阿爷,与十一位员工一同被秘密杀害,尸骨无存。

儿时,家中厅堂最显眼处,始终悬挂着阿爷的肖像,他目光如炬,慈祥中透着坚毅。两侧是他亲笔所书的对联:“平居宜寡欲养身,临大节则达生委命。治家须量入为出,徇大义当芥视千金。”父母常说:“这就是你们的阿爷,一个了不起的人。”那时我年幼,不解其意。直到一个寻常午后,市里一位同志来我家检查卫生,在阿爷像前肃立良久,深深鞠躬。他向母亲询问:“项松茂先生是您什么人?”得知我们是其后人,他声音微颤,说起阿爷在“一·二八”时的旧事。他说:“项先生的死,震动了整个上海滩。”那一刻,那三十个墨字,连同阿爷的面容,骤然变得千钧之重。父亲后来说,那是阿爷遇难前留下的绝笔。大伯父整理遗物时发现,纸墨犹新。读至“临大节则达生委命”一句,悲慨难抑,在旁注中写下:“此诚我项氏传家宝!子孙子孙,永宝勿失。”这三十个字,是阿爷用生命写就的家训。是一个人在黑暗降临前,为自己也为后世,划下的一道生命刻度。那年才四十四五岁的祖母因悲恸过度一度精神恍惚,三天之内青丝变白发,年仅六岁的小叔也因思念成疾不幸早夭。家。我们,永远找不回阿爷了。

“梅花已有飘零意,杨柳将垂袅娜枝。”当第一缕春风掠过元曲中的青瓦白墙,当千万条杨柳在枝头积蓄春的力量,上海青浦的东庄,正酝酿一阕骏马奔腾的新春辞章。春节假期与友人相约东庄,去走访元代著名书法家、画家、诗词创作家管道昇的故乡。进入东庄,处处皆景。路旁挂着吉祥灯笼,河畔开满迎春花。临河的乡村大舞台上,虽未听见“雪粉华,舞梨花,再不见烟村四五家”的元曲,却赶上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青浦田山歌(吴歌)传承人杨晓峰,正为村民演唱《乡音练曲》等曲目。曾参加过2023年全国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表演并多次获奖的杨晓峰,用巧妙的艺术手法,把江南水乡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,融入青浦田山歌(吴歌)演唱中,赢得村民们阵阵掌声。

欣赏了青浦田山歌,我们跟随朋友穿过一条静谧的池杉林小路,走过名为“道昇桥”的拱门桥,便看见一座造型独特的“劝学亭”。据史料记载,管道昇当年曾在此传书香画艺,栽培子孙后代。再往前走,以管道昇《秋深帖》取名的东庄书画展厅“秋深馆”映入我的眼帘。走进展厅,几位东庄本土“书法家”,正为村民和游客写春联、送

故纸余温:花笺里的情深深

李舒

时候的文人,对一张信笺的在意,不亚于一幅名画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就得意地说,他自己设计笺纸,还要请人专门刻版,不许旁人乱印,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“版权意识”了。说到花笺,绕不开的是怡亲王府的“角花笺”。乾隆年间,这东西是王府里的私房物,纸质好,吃墨,左下角印着博古花果,雅淡得不得了。后来王府家道中落,这批笺纸流到了琉璃厂,京城的读书人见了简直是“疯抢”。到了民国,吴湖帆、叶恭綽这些老先生手里若还有几张怡府旧笺,那是断然舍不得随便落笔的,非得是精神极好、遇得极投契的朋友,才舍得变“无字之纸”为“有字之书”。

民国是花笺最后一个高峰。那时候的画家,比如齐白石,曾经给南纸店画过笺底。白石老人的花笺有生活气,枇杷、莲蓬、草虫,每一笔都透着泥土香。花笺传递的,是浪漫,比如鲁迅给许广平写信,就特意挑了枇杷和莲蓬的图案——枇杷是许广平爱吃的,莲蓬里

饱含着莲子,那是写给怀着孕的妻子的密码。这种直男的浪漫,比现在

发个表情包,要重上几千斤。鲁迅对笺纸是真爱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钢笔普及,老手艺眼看要断,鲁迅跟郑振铎两人急了,一个在北京跑腿搜集,一个在上海审定辨伪,哪怕战火纷飞,也要把一部《北平笺谱》印出来。他们坚持要用传统的矿物颜料,成本翻倍也不眨眼,为的就是留住那点“文人笔墨之清雅”。这部书,成了那个乱世里文人心气儿的最后一块压舱石。现在,毛笔退出了书斋,我们的手指在玻璃屏幕上滑动,联络快了,心却好像变薄了。展览末了,看到许多年轻人对着展柜拍照,却不知道这些纸背后的那些曲折。花笺会消失吗?或许会。但那种“把心意藏在纹样里”的讲究,总归不该绝迹。对这些故纸最好的态度,大概不是把它们锁进展柜供起来,而是在还能提笔的时候,寻一张素雅的笺,给远方的朋友写上几个字。

纸短情长,哪怕只是问候一声“多喝热水”,有了这张笺的衬托,那些不响的情意,也就有了着落。

女儿选了历史专业

钮也仿

说选的理由是:历史在她眼睛里和八卦无异,于是学术变成了好玩的事情。我没有想到,也没有干涉。通常孩子选大学专业,家长用人生经验、社会观察,依据自己的就业判断帮着拿主意的多。我上世纪80年代中叶考大学,复旦文科最高录取分是世经系首次超过长年霸榜的新闻系,没多久是上海外贸学院的国际贸易专业分数线超过了复旦。这些都是家长判断“饭碗”的“看不见的手”。当下计算机类、工科类走红同理。在就业、喜欢之间,现在很多人“老登”一样,对下一代纵有干涉的想法,行动却无力感。

广蒐博览,自会有心。所以学历史容易让人思想早熟。我现在已是“人生过处唯存悔”,孩子正当“知识增时只益疑”的年纪。忘记在哪本书上读到过“夏五”“郭公”的“史贵能缺”。中年后,我不自觉地越来越喜欢翻历史书。史料和人性隐藏面造成的困难和复杂,能推着人读书论世,深思而求其故。或“缺”,或脑回路不对,或者深思仍求不得其故,那如何开辟一条认知的路,下一代定有下一代的方法和功力。

其实近百年来,已鲜有所谓“青箱传学”。我读的新闻,前辈大师早说过“新闻无学”;我父母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读的工科技术,在今天都不值一提。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志趣,同时也被不同命运境遇推动,不然也不会有“树花同发,随风而坠”的感慨了。

祝福。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伯伯,捧着墨汁未干的新春联,笑容满面地说:“现在日子越来越好,儿子、儿媳领着孙子、孙女回村过年,村里

新春辞章

戴薇薇

闹猛得不得了。”

人称“管夫人”的管道昇,自幼工诗善画,才华出众。管道昇偏爱画竹、梅、兰等清新物象,尤其是竹。为后人留下《墨竹图》《山水图》《竹石图》《兰花图》《秋深帖》《山楼绣佛图》《水竹图卷》等诸多传世之作。管道昇的丈夫赵孟頫同样博学多才,能诗善文,工书法,精绘艺,擅金石,通律吕。尤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。赵孟頫不仅以楷书、行书著称于世,还开创了元代新画风,被誉为“元人冠冕”。管道昇与丈夫赵孟頫伉俪情深,在东庄留下了许多传说。成语“管赵风流”,便来源于赵孟頫、管道昇夫妇。他俩不仅在生活中相扶相携,琴瑟和鸣,而且在中华诗词和书画艺术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。管道昇不仅自身才华卓绝,更是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。漫步东庄,劝学亭、秋深馆、躬耕亭、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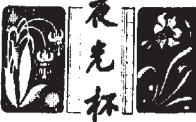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的冬天

赵款款

盖地地冷,屋里劈头盖脸地干。没有任何户外活动的机会,从车里到办公室,从地库到家,咬紧牙关走三分钟,从零下10摄氏度回到25摄氏度。看着外面光秃秃的树,听着呼啸的北风,习惯了成为一只宅居动物。这个季节,来北京旅行的人很多。有天我刷社交媒体,看到南方人惊呼:原来掉光叶子,秃了的树这么美!心里还很不屑:没见过世面!大家都问:冬天来北京穿什么?不好意思,北京的冬天没有穿搭可言。黑羽绒服,就是我们的市服。

新年假期那几天,突然想去北京胡同。难得进城,算了半天几点去几点回可以避开堵车。又提前看停车场,最后决定打车去。没洗头,戴着毛线帽。认真选了一套胡同穿搭,穿了件白色羽绒服。路过CBD区的高楼林立,马路慢慢变得开阔,建筑低矮,墙变成灰色和红色。看到当年上班的地方,张自忠路似乎和记忆中也没啥变化。怎么讲呢,心情一点点变得雀跃起来,产生一种奇怪的期待。北京有一个旅行项目叫“上房揭瓦”,专指在有露台的咖啡馆,可以去房顶喝咖啡晒太阳。我们去了鲁迅博物馆附近的一家。确实是大太阳,但散发着一股冷冽不刺眼的光。中午外面零下5摄氏度。依然蜷缩在室内,点了一杯热咖啡。看到墙上摆着鲁迅的书,问了下,《朝花夕拾》被人买走了,买了一本《花边文学》。随即和老板攀谈起来。她说这是自己请编辑特地做的小开本书,方便携带。又聊起长大后看鲁迅,和当时看课文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我说打包一杯热茶,去露台呆会儿。发现一次性纸杯很好看,老板说也出自北京设计界有名的朋友之手,业务水平高,但拖稿拖得厉害。这是催促之下在高铁上糊弄出来的作品。很久没有和陌生人聊得如此行云流水,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露台上有一棵大树,虽然秃,但特别美。仔细看枝丫,都是向上的,舒展的,更加有张力,充满生命力。从露台上望下去,冬天的北京,就像是北平。我欣赏了五分钟

的北平。喝完咖啡,我们去了鲁迅博物馆。确实冷,没穿秋裤的我,寒风中就像没穿裤子。很冷的时候,就在室内待会儿,看看鲁迅住过的房子。也看了他后院的一株枣树,还有另一株,也是枣树。院子里有游客留言本,L先生龙飞凤舞写了几个大字,我问你写的啥呀,他说:胡适不如你!周边的游客都笑了,还有人竖大拇指。一路笑着出去,在门口买了串糖葫芦。大姐说必须尝尝,她做的和其他人不同。但是太冷了,我不敢嚼,只能把手缩在袖子里捏住木棍……这一天,堪称近几年来在北京的高光时刻。露台冷冽的阳光,寒风中哆嗦着溜达,和陌生人的聊天,像一只回旋镖,戳中20岁的自己。那会儿北京的冬天也很冷,但那会儿一点都不怕冷。经常下班后和朋友厮混在胡同里,乐此不疲开发新的好玩的地方。是什么时候变了呢?记不清了。对了,回家后我的白色羽绒服还是脏了,没有悬念。虽然我走在露台狭窄的楼梯时,尽量小心不要蹭到两侧,但回家脱掉挂起来的一瞬间,蹭上了口红。



过年

费平

过年,是将三百六十五个昼与夜的漂泊卸在站台;过年,是各处的思念射线向原点之家回返的一种状态;过年,是体内热血与亢奋情绪交织后燃起的情怀;过年,是父亲支撑火红日子的大手上晃动着烟袋;过年,是母亲用俭朴酿成的汗珠在希望的土壤上孕育出的一盘盘菜……

过年,是岁月的年轮增厚一圈后对人生的虔诚交代;过年,是撕下除夕那张日历时眼角又多了一条鱼尾纹的感慨;过年,更是酒与茶糅合后发酵的亲情写在每个人脸上的那个字——爱。

春节即景

松庐

元日融融瑞气回,东风吹入小园来。晓窗啼鸟因金橘,晴蕊游蜂就蜡梅。五柳真堪沽酒醉,千金只合买花栽。纵然春老前池里,应有红蕖并蒂开。



韩天衡



丙午大吉 管继平



吴友琳



马上有福 陈刚



曹醒谷



马上封侯 朱欢笑



李子仲



横戈跃马 魏晓伟



跃马争春 沈爱良



老马识途 华远



车水马龙 杨修亮



瞿志豪